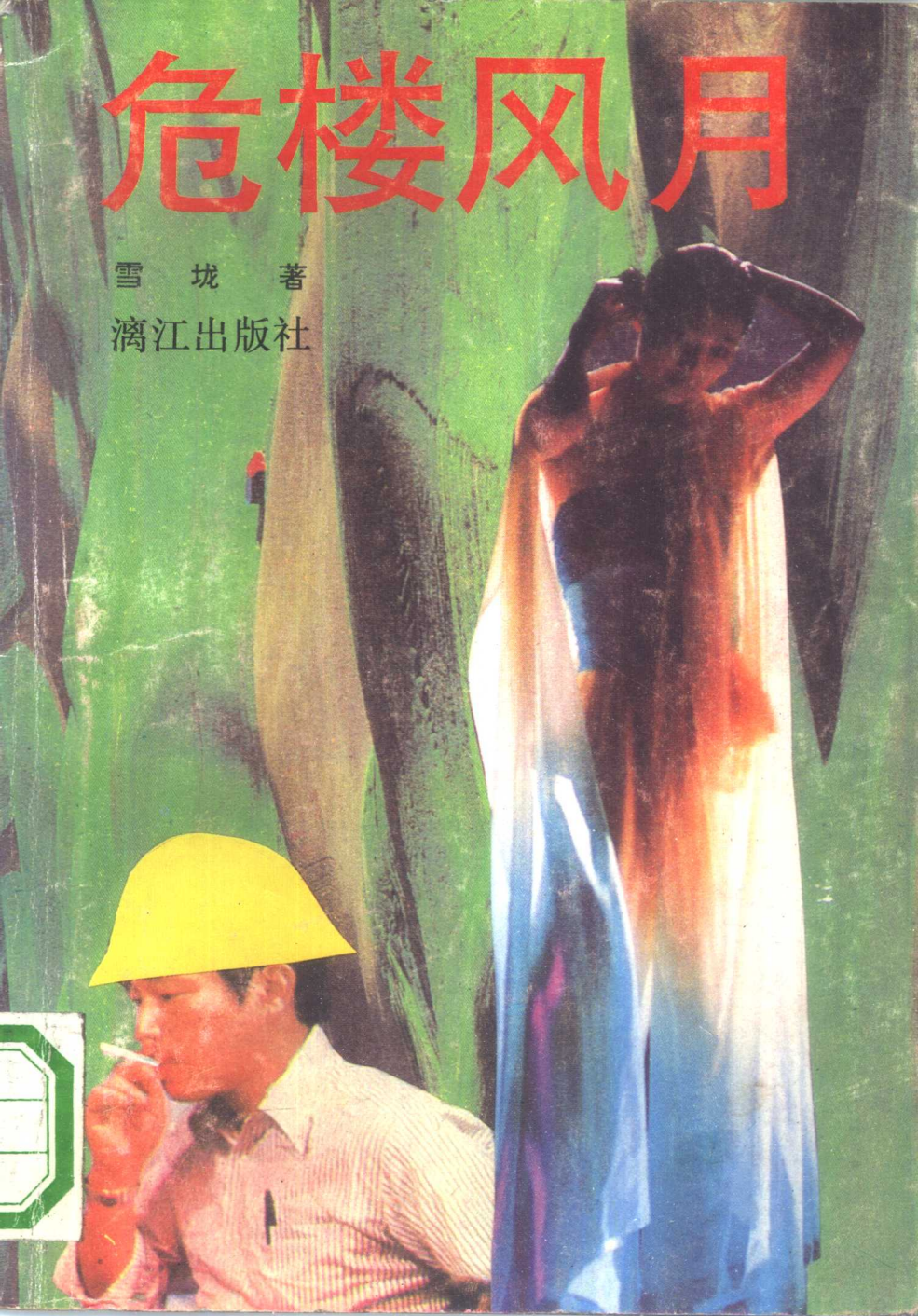


危楼风月

雪 垅 著

漓江出版社



雪垠 著

危楼风月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危楼风月

雪垠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插页 2 字数 325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407—1448—4/I·970

定价: 9.00元

• 1 •

米乐县没有山。这些砂堆就像些小山，卷扬机造成的，圆锥形，那么对称，就像富士山，耸峙在这冬天夕阳下枯冷的晚风里，耸峙在万古长流的长江边。

高克定给艾少群递过一支常德牌棒子，这是体面人不敢出手的。高克定不是体面人，也没多大烟瘾。他吸烟几乎完全是为了抗衡寂寞。几十年的寂寞，他没有人可以与之倾心交谈。他那瘦弱而微驼的背，看上去，也叫你怀疑是被寂寞给压成这样子的。现在他可能习惯寂寞了，他那退色的单层蓝布帽下苍白的双鬓可能会叫你这么想。但你只要再想一想，老人的骨头哪怕是老和尚老道士的骨头也毕竟不等于棺木、也还包含着骨髓并且附着肉附着流遍身上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器官的血液，你就不会认为真正有谁能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的老祖宗庄子所称道的那种人了。高克定不幸的是也恰巧有着这么几根人的骨头！他刚刚在家里烧了火便来接班。住宿

区的一长溜小厨房昨天被整顿市容办公室下令作为什么违章建筑拆掉了，老人是在狭窄的住房门外露天下烧的火。屋檐下也早让蜂窝煤、鸡笼之类分而治之。露天里北风总是把煤火吹离锅底，高克定就那么坐在北风头护住火苗。接班前如果不把饭菜弄熟，自己没吃的不说，在高三复读的儿子回来会嘀咕，更可怕的是老婆那副几十年如一日冷若冰霜的脸会再添寒意！值夜班熬更受寒就多个几毛钱，谁都不愿意而高克定却愿，因素之一正是为的便于给老婆和儿子烧火做饭。现在他可以平安地伴着砂堆抽香烟了，不必为明天担忧。几年来他就守着这些砂堆，像陪着一个又一个哑巴的朋友。

艾少群环绕地审视着每一个砂堆。夕阳下，砂堆反射着点点金光片片银辉，显得更高大更雍容华贵了。相形之下，穿着黑色旧皮夹克的瘦小的艾少群，显得越发渺小和寒碜。他是个烟鬼，但常德棒子夹在手指间仍没有点燃。不是他嫌烟不好，而是因为他好激动。他在一个已不那么对称了的大砂堆前站定，怔怔地盯着砂堆那被人咬缺了一块、崩没的一块、不翼而飞的一块。

“老高，昨天晚上你接班后，袁光昌拖走了多少车？”

“十五车。”高克定拖着他一条不胜风寒有欠灵活的烂腿，快步赶上来回答。

“他怎么说的？”

“他说是跟赵老头给了签子没拖完的。”

“放屁！”

阵风吹过，堆尖顶上的砂簌簌往下流，宛如一条光的小瀑布，宛如站在远处的大楼顶上俯瞰中这冬日清瘦的长江。

“是的，赵老头今天早上接班时我就问了，没有那回事。”

“老高，火柴。”

高克定递过打火机：“江边风大，火柴刮不燃。”

抽烟吧！既然肯定了这么回事，只是焦躁有什么用？既然有人能证明袁光昌偷了十五车砂，又何必还去焦躁？他艾少群被接生婆婆剪断脐带后这三十年来，有几个人帮衬过他？即使帮衬又帮过几次？能指望自己刚出任公司一把手，他袁光昌会反而比在他姐夫领导下更正派更服贴吗？

你偷你的吧，有本事尽管偷！偷到了是你的，抓住了是我的。我不是黄仁维，没有小舅子想拉自己的屎喝别人的血——何况想把公司搞垮了让工人没饭吃来出我的洋相，就是我的娘老子也休想白白地搞过去然后躲在被窝里笑！我的娘老子早死了……想到老子，艾少群一阵心悸。想到娘，他一阵心酸。

“十五车粗砂，十五块钱一车，二百多块钱。老高，他就一个晚上，够你喝一百夜的江风啊！”

“艾书记……”

艾少群摆摆手：“我不是要你赔，不是这个意思。你……”他说不下去了，怕自己动感情。他认为他比老头自己更明白这个老头的孤苦。从老头身上，他恍惚看到了自己。

“雷经理，还耽搁一会吧？”在办公楼楼梯口，艾少群堵住了正要下班回家的雷先新。

雷先新瞪着他，用一种令人胆寒的目光。在一刹那间，他就明白了自己可以用茫然不解作退步，而得以毫无顾忌地用这种刀样的目光逼视艾少群——向他宣告自己的蔑视。就算这位小个子施工队长不胆怯得眼光散淡，雷先新也好借机权

衡权衡：到底听不听从或者多大程度上听从这个自己指派过的人发号施令。

见雷先新迟迟不作答，艾少群有意无意地抬腕瞥了眼手表。这雷黑皮，上班没有一天不迟到的，也只有公司请客的日子他才不早退——而他又根本无需像高克定那样回家为老婆做家务。艾少群当施工队长时就对这有意见了。

艾少群一笑：“碰个头，商量一下怎么处理偷砂的事。”

“好吧。”雷先新也一笑，转身上楼，并递了一支烟给艾少群。

“许书记、刘经理都还在吗？”

“在。”

“小惠！”刚上楼，艾少群朝着人事行政科喊了起来。公司领导班子每次开会，都让人政科长惠之林做记录，与会者对议案同意与否，一一签字——这是艾少群上任后的新规矩。拿起斧头当排笔，装斯文——这是前任黄仁维背地里对他的讥刺，艾少群听别人告诉过他。

“局里下午开一个人事会，惠之林和小兰都去了。”

“哦……沈主席呢？”

“还用问吗？”

是的，不用问，那胖家伙可能是对他那一身肥肉不堪负担，总是早早地不等上班铃响就将自己摔在办公室的藤圈椅里；除了勤奋地上厕所之外，他不等下班铃响不再另作挪步。虽然他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干了些什么事、或者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都只有天知道！艾少群唯一佩服的就是那老家伙的屁股真能够任劳任怨。

“沈主席，到这边办公室来开个会呀。”艾少群叫唤着，瞟

一眼胖得眼睛都睁不大的沈裕发、又瞟一眼门口上方那神气活现的白底红字印刷体写着工会二字的牌，然后和雷先新走进隔壁党支部和公司经理的联合办公室。

这是米乐县建筑公司习惯召开的公司党支部和经理的联席会议，这回由刘副经理代惠之林做一下记录。艾少群概要地讲了讲议题，并介绍了调查袁光昌偷砂一案的经过。

“我们并不担心赵老头和高克定会诬告袁光昌。”许副书记开腔了。他脸上额头上还有后颈上那些弹子大的肉瘤破坏了他给人的那种蛮有水平的印象。但毕竟当了多年的副书记，他熬也将基层的一套行政词汇熬顺口了。“问题是袁光昌早已闹到局里，说我们要处分他；局党委也认为我们只要袁光昌退赔也就可以了，不必小事闹大，误了真正的大事！”

“是局党委还是局党委个别委员这样认为？”

“反正都一样，局党委也就是……”许选相语塞了。

“怎么不说下去？”艾少群继续追问。

许选相故作深奥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不说了。”

“是不必要多说了。”雷先新磕了磕烟灰。“这么个屁事都处理不下来，我们这些人还当屁的书记经理！还处理屁的大事？局里哪个要无理干涉我们公司的事，就让他来干好了——又不是没试过钢火。”这末尾一句话，使谁都晓得他指的局里哪一个了。许选相也为谁都知道了局里到底是谁反对处分袁光昌这个秘密而有些懊丧。

“再说，”雷先新还在说，语气像瓦刀一样明快干脆，“少群才上任，我们新班子也不能就这事叫人家看破了。”

会议这么快就开出了好结果，艾少群不由得暗暗感激局里反对处分袁光昌的那个雷先新的对头。副经理刘万金埋头

做记录，艾少群晓得不能指望他说什么的。至于沈裕发，他听说艾少群打算调整公司领导班子，一天到晚沉浸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惶恐之中。

散会之后，许选相神秘又关切地凑到艾少群耳边。艾少群害怕和他那一头肉瘤接触，但又苦于不便过于回避，现出一脸受难的表情来。

“少群，要提防人家说你刚上任就拿黄仁维的舅老倌开刀，弄得上上下下都……”

“都怎么？”艾少群本想听许选相的下文，然而一想到那头肉丸子，连忙笑着语气一转：“比如你就不会掺和到这个都字里面去吧。”

许选相讪讪地：“那当然。”

这时候下班铃响了。这叫人解脱一天工作压迫感的铃声，给人愉悦，给人轻松，给人以家庭生活的亲切召唤和对业余·社会交往等自由的遐想。但这铃声对艾少群的意味却又不一样，反而提醒他对下班后还得为这种所谓工作操心的厌烦，反而引起他对一个个明天畏惧。他永远不可能像黄仁维那样，拿着公司决策权像儿童骑着玩具马一样得意忘形。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呀！要不是几年来黄仁维激怒了他的雄心，要不是……他可能不会最终下决心登上这双重宝座。

“少群，”走廊里，雷先新快步赶上来，“要是事先就能够把袁光昌完全镇住就好了，使他到局里或者别处哪里去无理取闹的念头也不再起一个，就能免掉许多麻烦啦。”

艾少群看了雷先新一眼。这个黑皮说得不错！无奈我艾少群不可能把袁光昌完全镇住，就如他袁光昌的姐夫只可能把我激怒一样。

“我去试试看，怎么样？”黑皮自荐。

艾少群听着有些意外，但再一细想也就释然了——烈马总是渴望奔驰的。要是他真能够驾驭住这匹黑马，那日子就好过多啦！

“小谢，下班了。”经过生产技术科门口，艾少群见雷先新的爱人谢业芳还在里头；他心里正热乎，便套近乎地这么嚷叫了一声。

“哎，这就走。”

“生产技术科就她这么一个光杆兵，”雷先新边下楼梯边接上了话茬，“到哪里开个会或者组织检查呀什么的，人家都是科长出马，她连个副职也不是。有一次一个会议硬是赶她走，要她叫个科长去参加。结果她只好回来，去求人政科的小惠，然后偷偷地躲到一边委屈得抹眼泪——唉，她起早带黑还不是想多熟悉些工作情况好尽量少出洋相！”说着苦笑地望着艾少群摇摇头，那交心的神情极是诚恳。

熟悉个屁！她连资料都认不全，早就该调出生技科了。被黄仁维搞成空架子了的生技科用谁来充实呢？对，石河清。可是他不能得罪雷先新，况且后者已经主动向他伸出友好的橄榄枝了！只要黑皮能同我合作，许他让谢业芳当个生技科副菩萨的愿，这个交易也做得。再说小谢待人也确实还厚道。

“看着办吧，雷经理，科室也是要调整一下了的，只等袁光昌这事情处理下来……”

“放心，少群，我吃过晚饭就找黄仁维的舅老倌去。一个好汉再加几个人帮，谁也拆不了你的台。”雷先新说着拍了拍艾少群的胳膊，而后各自蹬上自行车分头走了。

艾少群觉得胳膊好一阵麻麻痒痒地怪难受，似乎连自行

车龙头也掌不稳了。这胳膊还是当施工队长时被雷先新大大咧咧地拍惯了的，艾少群似乎巴望他今后也这样拍下去，又似乎像戒备麻风病一样地沾也不愿让他再沾一下。这世界永远对他是谜。每当他解开了一道人生的难题，又会有新的难题出现。夕阳早已滑落到小城楼群形成的峡谷底里，开始沉到远处低矮的平房屋脊后边去。黄昏即将来临，冬季的寒意更加浓冽了。夕阳在庄严地告别，它的光辉依然缠绵在天地之间。艾少群受到莫名的感动。在人世孤独的人，对大自然是格外亲切和敏感的。他面对夕阳若有所悟，但却又终于一时悟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只清楚了自己这时候并不想回家，于是换着手到嘴边用呵气暖了暖，转弯将自行车朝着正日夜加班赶做仓库水泥地坪的一工地加速蹬去。钢丝车辐不断闪耀着夕阳那最后的金色暖意，也闪耀着黄昏灰色调的冷光。

· 2 ·

冬天的夜来得格外早，格外冷清也就格外暖烘烘。如果一个人呆在家里，风会从窗缝里刮进来直钻你的灵魂，用被子也抵挡不住，如果你没有入迷的事业或魔术、没有百亲不厌的爱人怀抱做避风港的话。人们渴望聚集到一起，互相说话，互相看几眼，甚至听听别人抬胳膊动腿那衣裳皱褶擦出的声音。当你意识到那么些相同的生命在与你共享煤火烧起的暖气消磨时光，你的血液就掺和进去了热咖啡和酒精而不会冰冻了。这时候，甚至别人一个臭烘烘的屁对弱者也是一个暖洋洋的安慰，而不像夏天令人对它仿佛对毒气弹一样厌恶。何况，这里有牛奶，有咖啡，有浓茶，有各式点心，有老板兼跑堂罗天洲那年轻而油滑的吆喝，你就更会像骡马恋槽母狗恋窝一样地眷恋这个品浪饮料厅了。而且眼下有个苗条得没有乳房和屁股的穿毛皮大衣的不知哪家烟囱里冒出来的业余歌星在演唱时髦的歌曲，还有罗老板搞的五颜六色的

灯柱在为她旋转旋转，这就更叫人开心和开胃口了。严文强也来了，这个酒鬼！被酒精腌得一年到头醉醺醺病歪歪的。一开始人们还嘲笑他的艰难历程搞错了码头，让他把大门顶上饮料厅的招牌仔细看一看。他却笑呵呵地：“我今夜就是到这里来开洋荤，来个醉心不醉酒的。”他说话虽然有点舌头像萝卜一样不灵活，同胞们也还是都听懂了。

“谁个说不是呢？醉心不醉酒！”彭承安扬手打了个脆巴的榧子。几年的泥瓦匠熬下来，他完全失去了他那种家庭出身往往具备的伪教养。

歌星唱得枯瘦的额头上渗出星星点点的汗，显得晶莹可爱起来。她一只手握住麦克风，一只手解开毛皮大衣，而汗却像蒸汽一样越上越密。她的歌声似乎也滋润起来，充溢着一股横溢荒原的女性力量的诱惑。沈小红愈来愈睁大了漂亮幼稚的眼睛，眸光间对歌星那一丝丝儿嫉妒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羡慕、只是陶醉和梦想。

“她在叫喊些什么？”兰桂丽抬抬下巴指那歌星，问旁边的惠之林。他们开完人事会后又吃了一餐会议包饭，然后一起顺路回家，然后就一起拐进这饮料厅听听坐坐看看来了。

“她在喊我的妈呀，春天呀，爱情呀……”

“噢，她怎么蹲在那个角落里了？还捂着肚子，是肚子疼吗？”

“爱情装多了：像蛔虫一样在肚子里拱，再加上喊伤了元气，当然会肚子痛的。”惠之林说着一笑。他对别人是很少这样让笑意自然流露的，也极少说这类明显的俏皮话。他觉得自己同兰桂丽有点怪味相投，单独与她说话时当然就放开多了。

兰桂丽斜睨了惠之林一眼。这儿旋转的彩灯把他们也变幻得时而阴森时而鲜艳俨然成了妖怪。

歌星突然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中跳了起来，摆头挥舞得一头飞散的黑发如同一柄武侠的铁拂尘。这时候她已脱掉了毛皮大衣，现出一身利落的牛仔装。她一边叫喊着歌唱一边吃力地将瘦刮刮的臀部向两侧运动、向前后冲刺，以求突出，但收效甚微。

严文强哑然失笑了。他在想，要是王为民的婆娘汤银莲来扭就好看了。接着他便想到了自己的老婆江群英，所以他就不笑了也不多想了——关在帐子里扭扭还差不多……

歌星瘦骨嶙峋的肩膀扭得很成功，像要戳破天戳破地戳破你的心似的。

“有两下子，他妈的够胃口！”录音机的伴奏声中冒出彭承安的赞叹。不知脱衣舞到底是个什么劲口，他暗自想。

鼓掌。喝彩。就着梦一样的灯光喝牛奶咖啡。

不知是谁哼起了一句京剧——穿林海……立即受到一阵呵斥。

“彭承安、沈小红……”兀地厅门外闯进来一阵吼叫，“你们倒会享清福啊！你们的爹妈多生你们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张嘴是不是？我田胡子的先人就多生我一双手！”

罗天洲放下茶盘，正准备去教训不识场合的吼叫者的，一看是田胡子，旋即笑了：“田工长，过来喝一杯。要什么？牛奶还是咖啡？一样来一杯怎样？”

“少扯淡，我不喝。”花哨的灯光并不影响他的严肃。

……春天

我格外把你想念

一千里的分别 一千里愁

爱得越深越是痛苦 不堪痛苦不堪……

“田老哥，和气点，照顾一下我的生意好吗？”罗天洲又敬上香烟。

田继栋瞥了罗老板一眼，又瞥一眼那个唱得快死过去的姑娘，尽量忍耐着但话一出口还是高八度地大声吼气：“说好了赶做几夜加班，炉子烧好了没人搞事。工程还要拖到几时去？一天几十块的延期罚款不说，我田胡子搞了大半辈子还要顾一个名啦！你们不稀罕那几文钱的加班工资，以后我也懒得管了！可这回就算跟我这个姓田的龟孙子私人帮次忙行不行？我们是做仓库地坪，不是今天从从容容补一块补疤、明天拖拖拉拉剃一块癞子啊，我的爹爹奶奶们！”

沈小红脸红了，瞟了眼同工地的工人们，最先溜出门去。然后……最后是彭承安。若是任何别人今天这样扫他的兴，他都会性子一横干他妈一场的。可田胡子，只要你在他的工程上伤了他的总筋，他就会变成连命值几何也忘得干干净净的活土匪。教师爷怕打师，打师怕哑师，光棍怕玩命的呀！

这伙人一走，饮料厅的音乐茶座冷清了许多。罗天洲望着夜色中田胡子的背影骂骂咧咧，又望着夜色中渐渐隐没的沈小红的背影骂了一会儿。

“你到底骂谁呀？老板。”袁光昌酒气熏天撞进门来。他胸前还沾有酒菜，显然是下了猪伢子的。

“哟，袁光昌搞副业了！一窝猪伢子卖了多少钱呀？”

“你说我下猪伢子？”袁光昌指着自己的鼻梁往罗天洲面前逼，“我只要肚子不胀破包管包管喝不醉。雷先新，雷经理，他灌老子的洋米汤！哈哈、哈哈……”他笑着笑着歪在一

张座位上，是彭承安刚刚坐过的，椅面子还是热的。他的头异常沉重，三分酒意七分愁烦，便歪着伏在桌面上不吱声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他艾少群想找老子的岔子大做文章？哼！要不是看雷经理的面子……这顿酒是雷经理请的客。雷经理说了，只要给他个处分他不发炸，保证让他迟早调到建材站去。翻斗车艾少群不会放心让我开了，就是让我开恐怕也再难捞到多少油水了，那就只有建材站才是一个去处，找起对象来人都体面些。要是让老子去拿泥瓦刀，老子把艾少群的脑袋瓜劈了做砖用——当然，这话是说给雷先新听听的，说说而已。雷先新不是傻瓜，应该明白黄仁维是脱产去读电大而不是垮台。雷先新不是傻瓜，也应该晓得袁光昌至少在姐夫离开的这段时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有恃无恐了。艾少群不是个好杂种，他娘一定是和日本鬼子困觉了生的他。黄仁维在位上他就没服输过，一上台又用老子的血开祭！

罗天洲不来打扰袁光昌——不问他要喝什么、吃什么，也不来计较他几个音乐茶座的入场费。他知道袁光昌没有听歌。凭着生意人的直觉，他在门口一眼就已经知道了袁光昌不是来吃喝也不是来听歌的。他有点熟悉建筑公司的内幕，袁光昌昨天偷砂可能要受处分的事更不会逃过他的耳朵。他自己吃过做底层人的种种苦头，愿意给落难者提供相当限度内的方便和安慰。袁光昌乐得没有人来打搅，竟在瘦姑娘渐渐疲惫的歌声中睡着了——只有他那鼻孔和口里散发出的酒气，继续渲染和强化着这饮料厅里热烈而倦怠的氛围。

歌星已经被老板送走了，饮料厅里人越来越少，彩色灯柱也停止了旋转。一地瓜籽壳。一地包过点心和糖果的废纸。

满桌满桌的剩有残羹的杯碗和装过点心的空盘子。罗天洲待会儿还有一阵好忙。

高毛子直到这时还不想回家去，他是怕一见到家里的床铺便会联想到父亲正在江风夜寒里熬着瞌睡守着砂堆为他赚取饭钱和学费。在天上那个白月亮下面，父亲踩着自己淡淡的影子，周围布满杂乱胡须的嘴巴里，偶尔传出两声喉咙发出的咳嗽。而后便是安静，无边的冰冻一样的安静，压迫着老人的神经——老人挂念着儿子、挂念着儿子学业的神经。

冬天，长江也常常因为衰弱而不作声了。

当万物都安静了的时候，只有品浪饮料厅窗外江滩黑糊糊的荒坟岗在想象中奏起恢宏的交响乐——粗犷、凄凉、怨毒、凌厉……魔道的音乐，罗老板你也听得见吗？

“罗老板，买几个面包。”

“几个？”

“五个。”

“还能胀啊？到底是青皮小伙！”

江滩的荒坟里全都是无名尸身，是长江历代漂来的冤魂。他们不会有棺材享用，他们属于阴间的第三世界。他们的坟堆也格外小像南瓜像馒头，他们在世时父母也为他们洗过三做过满月抓过周送他们上过学堂为他们办过婚事。

罗天洲将一个大纸包送到高毛子面前，面包表皮上的油已经渗透了纸面。

“多少钱？”

“你恐怕都快吃腻了还不晓得价钱呀我的大学生！”

“谁记你这个？”

“好大的火气呀，小心把面包烤糊了！一毛二分钱一个不